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三目錄

都察院十

巡撫

楊信民

陳詔

陸矩

徐瑄

李侃

盧祥

鄭寧

張岐

岳璿

張綱

王朝遠

汪霖

左鈺

楊繼宗

甯杲

王哲

楊武

謝綬

王雲鳳

吳世忠

王純

張璿

王德明

歐陽重

汪玉

陳察

李淮

劉夔

徐錦

李宗樞

陸瑯

侯鉞

李良

趙時春

阮鶚

侯汝諒

唐順之

趙鈇

溫景葵

王鎬

吳維嶽

楊豫孫

劉祐

侯于趙

陸樹德

孫維城

馬文煒

姜璧

江東之

古虞陳 字

山陰張耀芳

全校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樵

刊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三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三

都察院十

巡撫

僉都御史恭惠楊公信民神道碑

廣東

丘濬

正統己巳 車駕北狩胡虜乘機犯我畿甸時廣東

左叅議楊公坐事居京邸 朝廷用言者起公守白

羊口是歲廣東都司囚越獄有司不能捕遂至哨聚

守土者閉門自守召邊將禦之至則為所敗報至

京師廣人士寓京者聯名上章乞公 朝命授公都

察院左僉都御史乘傳往至則廣城被困者數月矣城中軍民喁喁然朝不謀夕見公至始有更生之望先是民之居鄉落者避亂趨城至則閉門不納及歸盡爲賊所戕脇從者日益衆公下令有司用木爲牌給民從其出入又榜示於外遣官招撫之於是歸附者日以千萬計賊勢孤公偵其有嚮順意遣使往諭之賊首黃肖養曰吾輩得楊大人一言死不恨矣尅期來見賊果至公毅然欲往藩臬以下皆沮其行曰賊意叵測奈何公曰吾以誠待之毋慮也公出見賊羅拜泣下公諭以禍福且諭以更生之路賊衆以

大魚獻公受之不疑遂謹諫而去期以再會未幾都督統大軍至賊遂中變歲庚午三月五日有大星墜於城外對岸之河南十二日質明都指揮姚麟者來白事公出與之語姚旣出公忽病作扶入臥榻卽呼其子玘曰我死矣不能終始王事知我者其天平語訖瞑目而逝城中居民聞公卒信疑相半旣得實爭走哭館下雖老嫗稚子亦至失聲滿城縞素爲位哭奠者相屬陷在賊中者聞之亦曰楊公死吾屬終無生理矣計聞天子悼惜遣官諭祭如禮公卒後僅閱月大軍卽平賊凡賊所經之處盡屠之民受刑

者輒仰天號曰使楊大人在吾人豈受此禍哉既而耆老黎善聚等赴京乞立公祠從之事下爲忌者所沮忌者旣去有司始立公祠於廣州府城隍廟之傍水旱疾疫必禱焉民有事訟於官不得其平者輒具詞焚於祠下廣人至今過其門者輒舉手加敬嗚呼古所謂生爲豪傑死爲神明者公非其人耶公諱誠字信民以字行紹興新昌人也領永樂庚子浙江鄉薦宣德庚戌由上舍選爲行在工科給事中丁內艱起復改刑科正統癸亥吏部尚書王文端公薦佐廣藩陞辭受旨許以言事公旣抵任時按察使郭智奉

勅整飭兵務事多自專公首疏其不法事郭遂去任而黃翰來代之黃所爲益甚公復上疏發其奸詞連僉事韋廣廣亦誣詆公俱逮下獄公就逮啟行時廣人爭攜金帛就舟相贖公一無所受而黃舟則爭以瓦石擲之旣至法司鞫得實黃坐除名凡奏公他事皆涉虛惟鹿鳴宴簪銀花一事行勘尋白廣之軍民狀公德政相率赴三司保畱乞備其事上聞亦有跋涉萬里直詣闕庭者前後以數千計及公在白羊旣受命邊城官軍不忍其去亦赴官保畱之公之所至得人心如此公宅心仁厚見人有患難不啻在己汲

汲然爲之惟恐後惟疾惡太甚見人有不平事輒扼腕爭辯用是見嫉於人方在學校時見儕類有過舉者輒切切不置及有當爲事衆方推避卽奮身爲之人多以矯激目之久之見其事事皆然亦皆帖服葬毋時倩夫舁塚石每夫公代其舁數百步人遍乃止或曰何自苦如此公曰葬吾母而專役他人於心安乎家居時聞鄉鄰兄弟不睦或構訟者輒至其家勸之不從明日復至人雖拒絕之不厭也必從而後已邑有朝妃渡每歲爲暴漲所阻公率衆督工堰石爲步至今行者過之必曰揚給事中力也官禁近時嘗

一奉勅整點江西軍伍所至求民瘼除宿弊事竣回條上所詢民情五事皆當時急務及佐廣藩時承平日久禁網疎濶嶺海之間民物殷富仕者類以黷貨殃民爲常公至一以廉潔爲心而凡事行之以寬公退之暇卽出公署門徐步街衢間詢問父老以民間利病反覆款曲必得其情而後已嘗有民以公事至長藩者欲繫諸獄公曰彼無罪姑遣之去至期自來可也長曰彼無保任者公曰僕保之民感公恩信縱之去至期皆自來公所以感人心者大抵此類也嗚呼今世之爲政者豈復有如公者哉公卒後二十年

是爲成化己丑朝議凡大臣有功德在人者皆加諡
贈賜公諡曰恭惠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陳詔傳

福建

實錄

陳詔浙江青田人宣德五年禮部會試第一歷監察
御史四川按察司副使僉都御史爲人平恕周密無
怙勢賊物之失閩中盜起詔奉命往宣德意以安輯
之革心向化者多景泰二年九月還京卒遣官諭祭
賻以鈔幣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陸君矩墓志銘

延綏

蕭 鎡

景泰六年二月七日叅贊延安綏德軍務中憲大夫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歸安陸君以疾卒於邊訃聞
上爲之悼惜旣遣禮部官諭祭又命有司給舟還其
喪歸安治墳以葬舊制朝臣四品以下無治墳者蓋
特恩也君諱矩字仲輿陸氏世家湖之歸安曾大父
原周大父子真皆不仕父諱斌以君貴封奉政大夫
刑部廣東司郎中母潘氏封太宜人君生四歲郎中
公坐累謫籍河間之阜城以故君爲阜城人弱冠補

邑庠弟子員宣德己酉京闈中式第癸丑進士授刑部四川司主事正統中陞本司郎中未幾丁太宜人艱服闋改廣東司奉命從征閩寇今上卽位以功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尋鎮守真定諸郡以郎中公喪去位起復遂有延綏之命初君爲主事卽究心刑名而時事尤所練達時尚書匡南魏公以嚴憚稱然獨喜君每大獄付三司鞫問輒授君起草君雖執法不撓而能濟之以寬數見聽用又嘗勅三法司審在京疑獄君於其間尤盡心委曲賴全活者甚衆其爲郎中也有歐榮者以邪術魘魅論歿連坐者十數人

當此時凡錦衣衛官校所廉得者莫敢議君獨議其寃大理寺審錄未允劾君當落職會御史陳克昌論列其事詔多官覆按一如君議遂領職如故於是君聲聞益彰其從征閩寇適尚書淮南金公總理軍政奏君自副是時主將不戢士道途所經民不勝其擾金公嚴禁制之凡號令敷奏之文一出君手軍士屏息不敢出氣至則賊渠已歿餘黨據山寨自固官軍分道並進君與副將保定伯梁瑤獨當一面併力以攻刻日破之擒其僞將而盡釋其脅從者闔境以平君之功爲多其鎮守保定諸郡當虜寇侵掠之餘民

往往離散不止君招輯撫綏之百方發德州廩粟數萬石賑其饑者民志始定有張都督舍人監玉者乘勢奪民田莫敢與迕君卽奏論之抵罪而歸田於民民乃欣然相告語蓋襁負而還者如雨比公之憂軍綏陛辭 上賜之楮幣二百錠璽書諄切蓋以西北重鎮委君也至軍號令一新未踰時廢墜者日以修舉邊人私相戒曰今叅贊公非故叅贊公之比不可犯也明年春方行邊冒風雪得疾亟還竟不起時年四十有八將佐以下弔哭之皆哀軍士有出涕者京師之人聞之無問識與不識皆嗟惜焉君性明敏疏達而溫然可卽勤學問工楷書事父母盡孝道其兄仲輪早卒鞠其遺孤子女如已生友其弟平教之必期有就蓋父子昆弟之間無間言焉處鄉黨御羣下無賤貴疎戚必盡恩意有不給者周之惟恐不及與人交終始弗渝嗚呼若君者可謂純篤君子者矣

中憲大夫右僉都御史徐公瑄墓志銘

延緩

商輅

公諱瑄字子敬姓徐氏蘇之嘉定人高祖道瑞曾祖
廷玉祖公行世有積德父茂宗累贈右僉都御史母
王氏贈恭人公天資秀穎自幼嗜學篤於孝弟年十
八已有才名進補邑庠生正統戊午發解京闈己未
丁內艱乙丑登進士第觀政都臺尋丁外艱服闋授
四川道監察御史諳練老成臺端推重景泰庚午奉
命捕京畿盜賊法令嚴明奸宄屏跡壬申巡視山海
關武備整肅內外寧謐癸酉出按西蜀丙子復按東

廣所至徧歷郡縣問民疾苦禁戢貪暴疏滌寃滯人心悅服天順戊寅北虜犯我西鄙上特陞公右僉都御史使巡撫延綏慶陽諸處兼贊理戎務公至奉宣朝廷威德訓練士馬撫輯兵民偕一二鎮守總戎大臣同心協謀出奇應敵初與賊戰於孛羅池溝繼追至半坡墩明年戰於金雞峪又明年戰於雙海子斬獲無算賊遁去公籌畫之功居多上聞而嘉之累賜璽書金幣慰勞公益加感激申嚴戍守督理屯田廣積儲餉修明學政使人曉然知尊君親上之義一時士風爲之不變無何聞繼母顧氏喪乞還守制

上以西事未寧奪情不允自是出入邊疆觸冒風露薦罹寒疾甲申上疏乞致仕辭極懇至遂得請而還因念久歷仕途曠於祀事卽居第左偏創祠堂以備薦享延師就家塾訓誨子孫處鄉黨有禮撫族姻有恩遇患難者扶翼之貧乏者賑卹之或輿梁朽壞不便於行者修建之其急於爲義類此初號願貞後於城東西各買田築室爲遊息所更號野莊道人時與縉紳士夫往來宴會徜徉自適人謂有香山洛社遺風公生永樂壬辰九月日享年六十計聞特遣官卽其家祭之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侃傳

山西

實錄

李侃字希正順天府東安縣人正統壬戌進士授給事中進都給事中己巳之變一時言官奮發言事侃居其間多所建明景泰中嘗面劾戶部尚書余濂格詔徵斂罪有旨宥之侃膝行近前厲聲言濂罪不可宥遂下濂獄易儲議下侃與林聰等初不肯署名既而不得已乃署選官濂以侃爲詹事府丞聰司直郎時史館欲採宋元事實倣朱子綱目例續其書奏選文學之士充纂修官侃與焉書未成而英廟復辟改太常丞丁外艱改太僕丞進少卿未幾陞右僉都

去巡
職

御史巡撫山西兼提督鴈門等關首奏巡按御史李
傑不職傑坐除名貪墨者望風斂避有生擒虜酋小
石愛子者虜備駝馬來贖侃請歸之以結其心從之
時邊方無事侃於固圉廣儲選將厲兵之外專以變
化風俗興起人心爲政時時有所建請施爲多合人
情惟欲令吏胥服儒巾以變革其心頗近於迂尋以
丁內艱解任軍民擁畱至不得行服除再陳休致如
所請成化二十一年九月卒年七十有九訃聞遣使
諭祭常例外特賜葬侃氣節方剛論議持正無所回
撓好學嗜書平居手不釋卷性尤孝友事親備極孝
道虜犯京畿二親在容城請告冒白刃迎之人以爲
難晚年家居貧甚歿之日幾無以爲殮子二人中進
士德恢今爲嚴州知府德仁刑部員外郎

僉都御史盧公

延綏

黃佐

盧祥字仲和東莞人幼多技能年三十始習舉子業
往從其兄全州訓導寬游正統戊午遂領廣西鄉薦
壬戌登進士高等擢南京禮科給事中多所論建凡
六年丁外艱服闋補吏科論北虜也先僭號之害劾
大臣王文項文曜等奸惡爲人所畏憚未幾以言事
謫山西蒲州判官慷慨就任以下僚自處或諗之則
曰吾素位而行也天順改元召爲禮科都給事中章
疏剴切多見聽納戊寅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尋以內
艱歸甲申補順天府丞其冬升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巡撫延綏至則嚴武備肅紀綱明賞罰屢平虜寇朝廷有白金文綺之賜議者欲進其秩宿與銓部有憾遂爲所沮因以書抵其外甥祈順思求退休順答曰昔人謂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論者有猶豫留時之請舅何爲而不早決也丁亥冬得謝歸明年五月卒年六十六祥以氣節自高性寡合與同官林聰獨厚凡所獻納必協力成之故其名稱亦相頡頏云祥嘗學春秋於安福吳節教其子士廉從子皞皞調俊皆預賓興由是邑子之學春秋者益盛所著奏疏詩文號行素集藏於家

僉都御史鄭公寧傳

宣府

李濂

鄭公寧字志道別號靜齋世爲開封之祥符人正統辛酉舉於鄉明年壬戌登進士甲子授刑部湖廣司主事三載考績推封父母如其官己巳擢本部陝西司署員外郎未幾改湖廣司景泰改元庚午銓注江西司員外郎六載考績擢廣東司郎中公之在刑部也十五六年精於法比諸寮遜服直隸顧山周氏武斷不法事聞公奉勅往勘周託一京職懷金夜餽置牀榻間速出公追而還之曰勘問自有公道何庸賂爲其人慚謝公竟寘於法壬申聞外艱還汴有邏卒

獲鄰人爲盜者賊咸曰此鄭郎中家物歸之公不受
曰物有相似母相誣也甲戌服闋復除刑部山西司
郎中奉勅清理南畿寃獄讞辯平反曲當情理用是
譽望益著天順改元丁丑選郎署才望老成者出任
方面公被薦超遷四川右布政使陞辭奉綸音丁寧
至再命內帑給寶鏹光祿具酒饌以賜之公入蜀適
劇盜趙鐸嘯聚倡亂公擒滅之撫臣以聞 上賜絲
幣二襲以示嘉獎戊寅入賀 萬壽聖節事竣還任
有唐千戶者妖言惑衆逃避深山中爲咎自固撫臣
徵兵議勦公曰此愚民耳可不煩兵而解乃屏去兵

衛單騎入咎諭以禍福千戶感泣請縛不假兵力而
地方以寧公嘗以公事連坐或唁之公笑曰此公罪
也吾輩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耳人以爲名言成
化丙戌公同保國公朱永征勦石和尚等功成受白
金綵幣之賜丁亥九載考績進階通奉大夫贈大父
父皆如其官尋擢太僕寺卿仍食從二品祿戊子改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時盛暑築城堡工役
數千人天久旱有司祈禱莫應公曰此勞民弗息之
徵也乃下令罷工是夕天大雨稽事有秋邊人胥悅
辛卯聞內艱復歸汴蒙遣官諭祭葬厝甫畢詔奪情

罷工
又兩

起復仍舊職公固請終制不允再至鎮軍民咸迎拜
喜曰我公來矣逾期移撫大同公在邊鎮數年適疆
場無事幕府多暇日延見境內士大夫咨詢民瘼次
第舉行甲午以未疾乞骸骨不許凡三上疏始得請
其歸也囊無餘貲居閑十四年服食澹泊數至匱乏
丁未詔在京五品以上官以禮致仕廉貧不能自養
者有司歲給食米四石弘治戊申四月卒公質直謹
愿雖貴顯接遇鄉人殊優厚是故鄉人多稱之論曰
天順成化間汴中士風醇厚鄉大夫致政里居者情
好甚篤絕無嫉忌而人品亦由是可見濂爲童子時

敝廬與鄭公巷相對稔聞鄭公謝邊事而歸與同時
諸老爲嘉樂會每會則薄醪常果簡儉易辦文談情
話真如兄弟焉當是時宦吾邦者如巡撫江浦張公
瑄布政眉州吳公節咸雅重諸老稱吾汴爲君子鄉
且垂念貧乏時有餽遺以爲飲饌之需公同會者十
一人曰都御史婁公良左布政使張公斌丘公陵叅
政楊公鐸副使劉公安叅議賈公恪王公豫僉事呂
公益和公維運使張公遂皆年七八十歲而劉則九
十餘幅巾藜杖禮度雍雍真有古昔敦龐渾朴之風
嗟乎今不可復見矣里俗日媮緬懷前輩爲之憮然

左僉都御史張公岐墓志銘

遼東彭華

公諱岐姓張氏來鳳字也其先山西徐溝人永樂中徙河間之興濟祖迪夔州府知事父縉交城教諭母逸氏公自景泰庚午領京闈鄉薦甲戌登進士第視政刑部乙亥拜江西道監察御史天順辛巳遷浙江按察副使成化丙戌來考績甫歸至杭召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視院事居無何奉璽書巡撫畿甸明年改巡撫遼東丁逸夫人喪特恩賜祭葬襄事畢卽起復赴遼乞終喪不許又明年以督餉有功轉左僉都御史給三品俸又明年坐累除名歸田里歸踰歲詔

復其官仍家居居五年而卒公負氣懷材識胸次闔
爽明決遇事敢爲視天下事若無不可爲者與人交
披示肺腑耻作喉吻中語事上謹御下嚴待僚佐以
禮然事有不可者斷斷見言面初在刑部郎中以新
進士易之一日宿齋潛攜酒劇飲酌公公不受語侵
之公曰此豈強酒時耶以法律人而自違法若此其
奈何辱我其人愧謝乃已及爲御史讞獄劾奸貪無
所避其在浙也所至凜然郡守衛禪使以下願指氣
懾莫或敢喘息撫綏畿甸晝夜盡心力民賴以蘇於
遼陽御將士如束濕汲汲剗宿弊剪豪猾卒有相
牽告者事連公朝廷遣官往訊驗之遂逮公至京公
暴處非所不勝忿奏言訊者偏徇并下獄簿責對狀
公痛自悔恨曰吾爲大臣得罪宜卽伏乃若是耶卽
引伏然所伏罪當贖且還職乃竟罷歸公以微罪罷
公卿大夫士過輒跡其門公亦輒與傾倒酒酣耳熱
意氣浩若平生不少沮故人皆意其必復也而竟不
起春秋僅五十

僉都御史岳公璿傳

遼東

李 濂

岳公璿字文璣河南祥符人自幼以穎敏稱博學善辭令景泰庚午鄉舉明年辛未登進士第選授南京山西道監察御史丙子三載考績進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天順元年丁丑 英廟復辟銳意維新之化乃慎簡天下賢俊分任百職尤屬意東南諸大郡而公以才望擢知湖州府下車首詣學宮謁先師孔子矚廟學竝廢弗庇風雨公喟然曰廟敝如茲何以妥靈學敝如茲何以造士乃諭郡中好義者咸助貲修之而先捐已俸爲之倡復擇諸生耆民篤實勤敏者命

復胡
安定
墓

之監督工役逾年落成舊時春秋丁祀樂舞久廢公
敦延太常嫻於樂舞者董正大成之樂以肅祀事觀
者改容郡有何山晉何楷讀書處在道場山之西南
楚宋安定胡先生寔葬於此公曰斯郡爲安定先生
過化之地而墓在境內吾不可不往謁之至則封鬣
荒涼樵牧擾擾乃考定侵界而封樹之禁樵采者弗
得入故有表思堂碧澗菴乃祀先生之所亦皆廢乃
又捐俸爲倡而僚佐以下洎郡中士大夫皆樂爲之
助立神道門開淤塞路構堂六楹追蹤表思碧澗之
制以嚴先生之祀君子以爲有禪風教云郡城之內
有水橫貫於南北曰雪溪溪之上游有長橋焉名伏
龍橋又名東駱駝橋寔往來所必由者故有橋以木
爲之屢修屢圯公曰此非經久計也乃以石易木環
以三洞規制宏偉民至於今利之先是湖州屬邑田
賦科額不一而加耗無定則吏胥詭弊滋甚公疏其
利病於朝乞每畝正賦外加耗一斗餘悉蠲去制曰
可遂著爲令郡邑稱便公在任九年民懷其惠成化
丁亥考績受誥命進階中憲大夫尋擢山東左叅政
未三載聲稱著聞超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
東甫履任遽卒時辛卯七月也得年五十有二所著

有仕優小稿公襟度恢廓不屑屑細故臨民以寬弗事苛刻而事亦無不舉者故所至人思之論曰余曩會司空歸安蔣公瑤於夷門時公以副都御史巡撫河南亟口稱岳湖州政蹟以爲今不復可見且曰岳在湖州則爲名宦久已祀之學宮與安定胡先生聯俎豆蓋胡以教岳以政也其在祥符則爲鄉賢宜與韓伯俞聯俎豆蓋韓以孝岳以忠也余歎賞其言今開封郡學祀岳公於鄉賢祠寔奉蔣公檄云嗟乎岳公歿殆八十年其家衰削無應門之童余爲郡諸公作傳數向其家索事實片紙無有也聊據所聞於父老之口及湖州士大夫所稱者書

中憲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張公綱神道碑

順天

劉珣

大振張姓綱名上世本順天府密雲巨姓國朝洪武初徙山東濟南之長清今爲長清人大振儀觀端厚性行純雅平居未嘗疾言遽色待人平易近情君子曰張公古君子也凡六經百子古今故實靡不精覽形爲製作惟理是主弗事雕刻尤深於易景泰庚午高舉東藩主考錄其文於梓以爲學者式甲戌登進士授監察御史奉法不撓人不敢干以私時有爭襲指揮者曰羅琪羅理理結權貴欲強得之大振不可

卒歸於琪寧府支屬有隙僉曰此重事非其人恐弗
濟大振奉命而往一聽審之是非昭然具疏以聞載
遣太監覈之一依大振所擬巡按湖廣有死罪六人
臨刑大振擬其寃及廉其跡果寃辨之得免湖湘風
俗甚漓以葬爲末務婚姻必論財大振出榜曉諭民
用丕變率遵古禮再巡直隸罪人王恕等數輩有司
置之死大振曰某犯律該某罪某犯律該某罪據法
得不死咸釋之民家有犬傷人有司以犬家償命大
振曰犬物也而以人償命是視人與犬同卒辨出之
至今民家爲立祠以祀用是人稱曰老包蓋擬之爲
包拯也成化丙戌陞江西按察副使浮梁窑廠積弊
深痼爲痛革之民心稱快又吉安諸郡投狀無虛日
狀必連數百人大振一一剖析不數日囹圄空虛寮
屬敬服庚寅陞湖廣按察使下車之初見三司設鋪
戶倍買市物剝下益上卽革之大植風紀搏奸盜滌
巨蠹有司望風膽落吾民得以安堵風槩氣節炳耀
湖南未幾陞左僉都御史奉勅整飭邊備自山海關
直抵居庸紫荆等關凡城堡隘口低淺者修之傾圮
者植之又於要害處設欄馬大石揉頭柵以拒胡虜
之衝突軍職自都指揮而下不職者黜之邊事稍寧

卽歷順天府地方慮民怠於農事奏置勸農官栽植桑棗無慮萬萬株至今民食其惠又以各處倉廩空虛奏行有司積糧備荒歲前後所上章疏大抵皆爲國爲民之言用是人稱曰得體蓋道其不屑屑於細務也二年滿奉 勅賜封贈如例丁酉五月偶得風疾卽疏曰邊關重地社稷攸繫臣菲才恐孤重托况加以疾令於京師療之又疏曰臣延鑿京邸近一載未愈是終不愈也上憫其誠遂允所請歸家未踰年而不起計至 朝廷遣官致祭并治葬域云得年五十又五生永樂辛丑三月日卒成化戊戌五月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朝遠傳

甘肅

實錄

王朝遠名漢以字行江西進賢縣人景泰甲戌進士授監察御史天順中坐劾石亨等姦狀黜知衡山縣會天變未行祭未巡按廣東時廣西獠蠻越廣東境縱橫猖肆前此巡撫者匿不以聞朝遠至則巡撫者既去以聞於朝始命韓雍趙輔徃征之不然兩廣幾於不守矣成化乙酉巡按浙江戊子陞陝西備邊副使時西北邊有警宿重兵榆林餽餉告絕朝遠多方輦運師賴以濟以功加三品俸尋進陝西按察使久之進左僉都御史巡撫甘肅未久以疾乞歸成化十

六年七月卒朝遠喜事功頗以才能自負歷官亦衆
過然其所建立亦不能稱其位云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汪霖傳 薊鎮 實錄

汪霖字潤夫直隸六安州人景泰甲戌進士授監察
御史征兩廣紀功還陞大理左寺丞秩滿陞右少卿
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整飭薊州山海等處邊備
兼巡撫順天等府成化十六年四月卒賜祭如例霖
溫恭儉素不立崖岸在大理時亦僅僅循常轍惟巡
撫京邑時汪直勢熾可畏所經行處守臣極力奉承
之惟恐後屢往遼海道霖部內霖待以常禮直怒有
不平語或以語霖待之不改其常直久之怒亦解其
後奉承者因之以敗君子以是多霖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左鈺傳山西

實錄

左鈺字廷珮直隸阜城縣人自舉人選授監察御史
陞陝西按察司僉事理環慶等處兵備遷副使成化
十四年預征岷州番賊以功陞從三品俸十八年進
按察使十九年召入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
東改蒞大同旣而召入理院事二十二年復命巡撫
山西兼都督鴈門諸關弘治改元以言官劾之致仕
三年七月卒賜祭葬如例鈺爲人通敏有權略善以
言語中人意初韓王取假子自紹事敗連歲不決鈺
爲僉事承按之一訊得實時稱其才又嘗以事忤太

監汪直輒以辯說免禍云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楊繼宗傳

雲南

巡撫雲南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楊繼宗字承芳山西陽城縣人天順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陞嘉興知府九載秩滿超拜浙江按察使以母喪服闋起爲右僉都御史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爲治中陳翼訐奏左遷雲南按察副使進湖廣按察使未幾復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雲南道卒時弘治元年十月也訃聞遣有司致祭繼宗廉介峭直人莫敢犯而爲政恒便於民其在刑部時憫獄囚多瘐死者每特其飲食令三日一櫛沐全活甚衆在嘉興惟以一蒼

頭自隨有富民張姓者坐侵盜官絹繫獄御史張敷按臨日卽入獄點囚指問曰是無失主繼宗曰朝廷卽失主又曰無原告繼宗曰知府卽原告御史慙而退布按司官行部者事畢卽去不敢久畱其境旣去民懷其善政爲立去思碑在浙江憲度甚肅初藩臬諸司所用多取辦於民中官鎮守者供億日費萬錢繼宗一切革去以憂解任時悉取廨舍中器物籍付有司篋中惟書數卷衣數襲而已及爲御史時畿內多權貴莊田有侵占民間者奪而還之其風力如此繼宗歷官中外所至有聲而其行事雖未免過當然氣節有足尚者

楊公清政錄

吳道賢

公名繼宗性資鯁直言動不凡稜稜有風岼觀政刑部卽有能譽時福建司缺員每淹禁數百人尚書軒公命公往聽之不旬日曲直皆判衆論奇之 金吾千戶李銘偏愛欲襲其庶子誣嫡子不孝將決公疑而再鞫之竟得其情 河間府獲強盜遣里甲張文郭禮解送京師中途遇夜盜自釋刑具而逃張語郭曰人言縱盜者罪與盜同予二人俱死不若畱一人汝母老寡兄弟汝可爲解人予爲盜可全汝母子之

命郭感謝張以刑具自服到司公疑其言動非盜疑而審之得實二人遂俱得活其真盜後亦爲人所擒云 嘉興素難治王忠肅公以公薦公不攜家累止蒼頭一人若旅寓然六事備舉尤加意學校三四載積粟數百萬歲饑民賴全活而浙東數郡又移以賑之下車屬吏參謁卽戒之曰近民之職惟守與令而已其長賢則僚佐皆賢爾爲四民之父母庶官之視效可不謹哉爾有不職較之僚佐必加罪焉我不輕貸自是終公之任官屬少以墨敗者 每昧爽時僉書畢卽銷倒批文恐妨民日力凡上司文移至期三五日完少濡滯卽責當該官吏其准民詞慮有不能自達者自是日無限期門無阻遏巡守每經歲一至郡府治安靜而公猶缺然不自滿足謂七邑之衆我豈能悉得其理往往諭四境有冤獄聽令上司告理而民終無片紙隻詞赴訴 額賦有夏秋二稅夏稅視秋僅百一而會計催徵之法里胥比併之勞與秋等糧長緣是侵漁數倍况時值耕種小民不堪暴斂往往逃竄墮業公乃立法併於秋糧中徵之由是民得安於田畝公後會計秋稅歲得羨餘若干補其數故終公之任夏稅悉蠲民至今德之 國初民不樂

仕學校乏人每提學考選里胥必以其讐應而人之
多以計脫公嘆曰人才國家之利器今若此何以爲
國乎乃廣建社學擇師爲教八歲以上不就學者罰
其父兄歲終羣試進其秀者補弟子員復其家調其
不給時與諸生講解經義點竄文字季考先德行次
文學以勸懲之又刻惜陰警世二書及方正學宗儀
九首頒示學者人知向學寔自公始 郡之科徭往
往出派于丁田公懼有假是以營私者乃預據每縣
黃冊通籍每年丁田之大數凡若干科徭定額凡若
干計畝及丁該銀凡若干其拋荒優免加派者不與
焉每歲發縣按而行之其困多力寡者使之出銀定
爲柴薪皂隸之類田少力衆者使之出力定爲祗候
弓兵之類哀多益寡彼此均平用是民無漏報官無
擅科今有定額不出五千而違例斂至萬計曰空閑
銀民於是乎重困而益思公不置云 民俗嗜鬪輒
壓溺小兒以誣人被誣者雖不至抵償然檢勘再三
則吏件里胥及勘官之不廉者乘機需索所費不貲
往往家破而身或不保公知之時如曉諭有犯者必
反坐如律若毀其什物而有所詐取仍追償之自是
民知所儆而小兒之獲全者多矣 府縣編命 何戶

以供買辦官多以賤直與之亦有全不給而反罪焉者且所買動至千百或販易以規利及官府所有又高價散之民不能堪怨讟載道公一切革去之市井晏然 土豪張某縱惡害民盜賊多窩聚而歸其賊家益饒裕且交結權要府縣相視以目莫敢發一言公下車時張某劫桐鄉起解官絹公廉之得實縛而寘之法會當道行郡張厚賂之召公諭以張無原告爲辭公曰知府朝廷之民牧也而張所盜者官絹何原爲若欲原告請以 朝廷爲失主楊某爲原告當道語塞慚愧夜半馳去張竟以罪歿於獄人咸快之

成化間清軍孔御史按郡里老多被箠楚至歿者公揭示要衢曰孔清軍打歿人役赴府報名孔見之無如公何而刑酷如故公入告之曰爲治貴識體今公以侍御清威但當剔奸剗弊勸懲官吏而已若逐里清審此有司之事非憲臣體也孔不能折乃委其事于府臨行亦欲訐公之短直入公衙公遂引入臥內几上惟圖書數卷床頭一衣篋公復啟而示之孔愧服而去 屬亢旱苗盡稿深憂之於是去冠帶跣足走烈日禱於城隍引罪自禱畢須臾雲起雨下如注田野沾足秋大熟 於郡邑學官皆優以賓禮見

必茶話移時乃去賓興有宴必列之上坐曰吾爲郡
父母諸君則教吾子弟者也義同賓主豈可與屬吏
班哉其有倦教亦譙讓之曰有司廢法貪墨其害止
於一時然未嘗不受天道之報學官不能盡心教人
致誤人家子弟其遺害有不可言他日天道報應又
將何如耶自是師儒各相砥礪惟恐有過云 臨春
秋大祭不惟品物豐潔且極其誠敬齋宿必拉僚佐
處於郡之慶嘉亭令不得有鋪設床褥之費雖其他
郡厲之祀恭恪亦不少替既至壇親取其羹嘗之有
不精潔必責之執事 凡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必廉

訪之雖未應奏請旌表者亦必親過其閭誘掖獎勸
使民知爲善之榮重禁民之游手無賴者博奕樗蒲
之具人不得鬻而宿娼之戒尤嚴毀淫房殆盡至於
符籙師坐邪術之家皆痛懲之 政清訟簡長吏按
部徃徃不越宿而去時有中貴人以監織造來聞在
他郡橫加箠楚以要重賄公戒堂長弗之賂惟遠候
之彼亦稔知公名重其遣人相迓也因問公嗜食何
物公北人好食麵衆以是對旣至卽款公於舟中以
金盃行酒公執而笑曰是無乃太僭也乎已而曰郡
民難於供應請無久駐中貴遂辭去 嘉興七縣錢

糧視他郡爲浩繁糧長人役有多收斛面尖頭事發
公嘆曰是弊自上始設無所規取下之人敢縱放如
此哉於是先革管糧官吏之賂遺後治其罪故比時
徵收石米但增三升而已頃年以來少至四五斗多
則陪而徵之不知其利何歸也 生員汪願家墓田
與豪右地宅相界欲兼併不得遂誣以不法事比提
學按郡試諸生唱名獨不及願公問焉提學公曰願
有發其過惡者將黜之公曰願在學有文行必以地
界之故爲仇家所訐耳請視其狀果然願得白後歷
官王府教授 郡民有懷悅者家富多善行公每保

全之旣滿去悅子生員沐送至蘇公諭之曰財者累
也我去汝家亦自此多事矣汝當策勵以持門戶旣
出百金爲贖公笑而却之後果有以軍事誣懷者家
道竟以不振 凡民一見問姓名雖數歲無不識者
秀水民周可立公嘗見而識之未幾以罪匿捕之弗
得後幾年更名立復充他圖老人以鄉民違法事呈
公公曰爾非周可立乎吾求爾數載不獲今以違法
告人耶若違法則莫如爾者周服粟服罪於是人皆
悚懼莫敢有欺 鄉士大夫素服公剛介不敢以私
囑然遇祝賀期雖龍鍾老疾皆扶筇而至當隆冬時

禮畢則熾爐圍坐款以酒數行有不至者必人問之
自是舉行大禮肅然如在 朝廷焉且知其人未嘗
不恤其後有知縣趙完居官廉謹家甚貧未幾縣僉
其孫宣爲府門子公見其雅飭問之乃完之孫也卽
日免役仍責其縣之定均徭者 雅持儉素食用不
厭粗糲嘗飯同僚於外館所具惟菜肉而已他官或
至羅列則語之曰此無乃民之膏脂乎及鄉飲賓興
之宴則務欲豐腆若出二人其豐儉適宜如此冬夏
之服惟紗段一襲必用本等綉補叅謁上官無異平
居雖朝覲謁見必服之或曰不可公曰此乃制服也

舍此將安服耶當道知其人亦弗之訝 成化初中

官汪直用事竊弄威福勢傾中外大臣將相多出入

其門公朝 覲至京直聞公名而未識欲得一見公

執不往人皆爲公危公不爲意直亦敬憚之 郡張

昇者父子兄弟號爲四凶結黨害人事發則以賂免

公召語之曰汝輩爲惡日久若能改過不汝咎後犯

又賂臬司欲脫之公不從父子俱寘極刑民歌曰虎

灰害除其樂何如烏府受賂黃堂不輸 屬邑有孤

子王得兒生七歲父母早沒家甚富裕稱十萬王家

族人利其有將陰害之公聞之以其家貲盡貯府庫

長而有室乃盡還之 獄有重囚久繫者賂遺獄卒
皆縱其鎖匣一夕逃者七人公遣人捕之弗得禱於
城隍廟越數日忽夢神告囚所匿處遣人搜之果得
其三其四亦爲近城人所獲公之行孚於神明有如
此者 公能察識天文凡言水旱陰晴輒驗秋將納
稼時天極晴霽人多緩稽事以俟堅好公忽屬耆老
而謂之曰大雨不日至矣農人宜急收刈言之數次
人不以爲意旣而大雨浹旬禾之在田者生耳民皆
神之 兵書項襄毅公在 憲廟時掌都察院婿干
戶沈禎怙勢爲惡公每升堂僉一白牌令隸立府橋

呼曰告沈禎者入其父子青衣小帽當府門跪伏凡
片餘得其狀百餘俱未有重情乃徐召其父子入諭
之曰吾欲汝改過爲善保爾身家密將其詞粘連爲
卷封志一木桶中公秩滿臨行付架閣庫收貯語其
吏曰日後嘉興有大事方啟此桶人不以爲意終公
九年沈猶不敢大肆及公去勢益張未幾項落職回
東廠訪得禎爲惡狀 朝廷遣法司按治將抄沒其
家監察御史佀公責府縣禎爲惡卷案無得官吏酷
受箠楚一老吏忽念曰楊公行時畱此桶試啟觀之
乃卷案一封上批曰權豪勢要之家賊官束手難行

自後充軍充軍乃禎爲惡事也送入察院伯公見而
嘆曰楊先生神人也卽依擬將禎問遼東軍後宥回
前此鄉人欲爲公立廟禎子輪首出銀十兩且曰吾
家向無公在必無所顧忌後來必抄沒矣今得存其
家是公之賜也 郡在黃龍辛亥由拳野稻自生遂
名郡以禾與距今成化癸巳幾千三百年矣適公在
郡嘉禾盛生每莖離根二節間又生一莖秀二穗或
離根三節節間又生一莖秀三穗或生四莖五莖秀
四五穗經歷司蓮缸栽稻二本亦如之郡民范俊等
獻於公謂公德政徵公謝曰郡志古有是瑞此氣運
循環使然耳然人益重其謙德云公守郡九載去之
日郡父老擁車前不使行有抱其履欲解畱者彷徨
道傍久不能遣驛門爲拆公命取篋中衣謝父老父
老前爭得衣公遽得登舟行 自郡守擢爲按察使
至浙卽榜示曰訪得鎮守府三察院布按二司及分
守分巡道書手某某等舞法害人自本職到任之後
許令自新否則問遣如法越數日尚有倚戀鎮守府
者公往縛之曰此輩但知利已不知壞上人名節我
當悉爲掃除之鎮守亦聽公執法莫如公何 公在
按察時有常積倉官十餘員以虧糧監併歲久至鬻

子女以償者公憫之莫諭其故適倉官送月俸至命量之正數外尚餘四五斗較他衙亦然且曰此常規耳公因悟前倉官虧糧之故出而審之得其實欲奏聞衆懼請於公公曰俸者民之膏脂也食之而能盡職尚有天殃况正數之外乃其子女所易食其餘是食其子女也於心忍乎衆因願捐俸設法補之以釋其罪俱得起送 藩臬諸司供用什物皆取辦下民鎮守中官供給日費萬錢公一切革去彼權貴者亦自望風裁省民受其福公至浙素知所屬官員貪殘爲民大害卽召而與之約誓曰閭閻凶頑一鄉之

害士大夫皆知爲民除之不知已身爲萬民之害所謂責人則明責已則昏如子女玉帛之兼致車馬器玩之並取大肆貪酷作進秩之階廣交勢要結固位之具爲害無筭今與所屬約誓欲除在民之害先除在已之害二害咸除一方廼寧以是大小官僚恐懼奉法無敢犯者 成化庚子鄉試公爲監試官得二上卷卽具服焚香再拜同事者詰之答曰人臣以得士爲功二子皆奇才也他日當大魁天下吾爲朝廷得人賀耳及開卷乃王華李旻也復曰儒士王華當作首但非由學校作養無以激勸後人因以李旻爲

首後王華中辛丑狀元李旻亦中甲辰狀元衆咸服其知人 呂文懿公原在內閣嘗聞 憲廟以廉吏問汪直直以公對后公掌浙臬每發鎮守張慶之弊慶兄敏在司禮時 上前以語中傷公 上曰得非不要錢之楊繼宗乎敏惶懼因遺書於慶曰可善遇之 聖上已知其人不久擢去矣 聞太夫人訃卽日奔喪命吏檢其所用行物歸於官其行也惟大明律一冊衣數襲而已制終詔起陞右僉都御史整飭薊州巡撫順天地方 薊密邇京輦皇親太監公侯駙馬都督等官管庄家人義男侵占軍民田土園圃

及種蒲藕蘆葦湖蕩根株盤據其來有日無敢問者公至被害者望風赴愬公曰巡撫以撫恤軍民爲職舍此將何撫乎自 上賜及價買外審係侵占軍民者悉奪而還之豪貴斂跡畿甸肅然公撫臨黑水灣石門塞黃土嶺等處閑塞皆塊石乾砌或道路茅塞或倒塌污穢或用鎗架作營門公仰而嘆曰朝廷差鎮守爲腹心巡撫巡關爲耳目總兵爲藩翰腹心之臣欺心不言耳目之官蒙蔽不奏藩翰之寄廢弛不修遞相欺罔延至今日如保障何卽命各分守叅將等官加倍修砌檢卒守瞭一時關塞壯麗士卒精強

虜寇畏矣。公謂天壽山守備廖太監等曰：慶成筵，皇上至尊，無對中坐，文武百官東西序爵而坐。其餘臣民宴客之禮，皆賓上主下，或賓東主西。此古今定禮也。近來內臣妄自尊大，在上中坐，令客東西坐，僭行君臣宴享之禮，殊失賓主之儀，無乃不可乎？廖太監等雖勢傾中外，聞僭行宴享，數語竟莫能難。卒從公議云：成化乙巳正旦，星變有聲如雷，二月地震，二次費縣平地崩陷，湧出水泉，太山搖動，聲響如雷。上震恐，下詔求言。公上疏，歷指內臣及文武大小官員大肆貪殘，民心嗟怨。天出笑異，又曰：宵人在位，播惡於衆，官民供給日費萬錢，天人共怒。王法難容，又曰：乞查舊例，取回鎮守等官。又曰：臣劾王珪，確論如鎮守必賢，如懷恩者任之；如巡撫漕運必賢，如周忱、李秉、王竑者任之；布政憲使必賢，如王恕、軒輅者任之；知府必賢，如崔恭、王宇者任之。下此斗筲之人，不堪任使。疏上不報。公上疏語逆，龍鱗衝突，內豎未幾假疏濬河源事，左遷雲南按察司副使。衆多不平，其親舊多爲公危者。公慨然曰：韓魏公有言，天下事見得理是便做，勿計生歿禍福。吾何憾耶？即日就道，畧不介意。至雲南，榜示曰：按察官員專以按察奸

弊爲職今本職按察得好弊三事一事二司官新任
吹毛求疵凌辱土官軍職索要銀兩各官畏懼送銀
多者千兩日後纔不尋事一事二司官出巡帶吏典
門子家人索要有司常例多者或十兩五兩或二兩
三兩間有好官不從吏典人等撥置本官輒將好官
叱罵凌辱一事二司官私役銀銅錫木漆竹皮盡鍼
銀等匠鍼銀馬鞍粧奩及置造百般器物歲無虛日
有司效尤一體置造或朝覲進表考滿送回原籍行
李多者八九十扛少者六七十扛復任從新再造又
因公差乃復送回復任從新又造新任官員踵訛置
造全無忌憚勞民傷財罔有止極榜出觀者嘆其痛
切一時官僚無不震懼時適洞猺猖獗官軍數萬臨
之不能下公毅然往諭之署其旗曰雲南副使楊繼
宗入其穴衆皆羅拜曰聞公名久矣今至此某等再
生日也因詰其生亂之故奏 聞區處衆帖然聽撫
公之足以服遠夷者又如此 公嘗稱海隅童穉婦
女見官有廉能幹濟者咸稱爲包待制自古以來名
公鉅卿歷代有人獨稱包公一人此真豪傑士也壽
止六十四歲吾初仕欲學包公終不能及今已六十
有三比此公止爭一歲上疏乞致仕不報公自以爲

不及包然包嚴而克公嚴而惠論者猶以爲過於拯
云 擢湖廣按察使初下車未視篆命祇候者汲清
水二三百桶將按察司堂上梁棟下磚石及公座等
處洗刷一次明日亦如之又明日亦如之滌去貪污
之氣三日升堂卽榜示曰按察不明賊官相慶又曰
以迎送爲謹慎饋送爲才能又曰屬官放肆貪賊積
至萬餘兩而貪心不足縱惡毆死人至十餘命酷暴
猶不少減又曰將風憲官知善不舉見惡不拿發煙
瘴地面安置之條畧不介意一時官吏股票更善如
畏神明然尋陞左僉都巡撫雲南都布按三司官皆
舊僚友視篆之日舉公禮參拜畢公出位降階另拜
二拜曰明日幸相諒三司官俱不解其意次日疏三
司中貪酷不職者八人奏聞俱落職爲民 雲南土
官襲職鎮守三司措要保勘銀多至三二千兩三司
承行吏典要銀多至一二百兩齋本人要銀多至一
千餘兩各官相沿爲例因循年久全無忌憚公廉知
其弊以奏 聞于上畧曰臣至雲南纔知此弊若臣
不至其地終身不知臣年老多疾臣若不言恐臣歿
後仍無人肯言此弊終不能革乞將前項官員俱發
充軍朝野傳誦以爲能盡言 松韶孫子嘗謂雲南

鳳鳴金 卷之六十三
名宦惟祠王恕老先生一人卑車赴任嘗曰本欲攜
下頭一人猶恐子民嗟怨有語曰王恕若來天有眼
陳禎不去地無皮少時讀書家君嘗教之曰學王恕
楊繼宗二老先生可也及長始知楊公清明正直不
忝王公歷官三十餘年行李蕭然第宅田產無增於
舊惟祠堂墳墓祭器等項則極其莊嚴精潔堅固擬
王公焉嗚呼若公者亦無間然矣

左僉都御史審杲傳

真定

弇州別記

杲蓬萊人弘治丙辰進士任御史杲爲人內深果鷙
好殺戮其天性也正統初北邊盜大起瑾建議立四
鎮捕盜御史使得將家屬不限期日賊盡乃返而杲
爲御史薛鳳鳴皆瑾門下人杲得真定鳳鳴得河南
鳳鳴至則日夜與守備挾伎妾縱飲瑾知之怒謫充
弓手而杲頗嚴賞格募鷙勇自將掩捕賊得首虜輒
鳴金鼓盛軍容迎之取生寇手屠披其腸胃斷手足
分懸於四門瑾益才杲超擢左僉都御史撫真定會
瑾誅罷歸尋以千金賂朱寧起爲叅政復原官徼賊

劉六等大破之遂縱所部兵屠村堡掠城鎮取金帛
婦女梟男子首充賊級人更苦之言官列杲諸罪狀
按驗得實而竟尼寧故不行今 皇帝初卽位捕杲
下獄論棄市竟緣赦戍遼左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哲傳

江西

實錄

王哲字思德直隸吳江人弘治庚戌進士由監察御
史陞山東按察司副使整飭臨清兵備未幾陞廣東
按察使正德四年陞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管理
操江明年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視江西尋改巡
撫又明年以疾乞歸正德八年九月卒賜祭如例哲
爲御史頗有風裁巡按江西時鎮守太監董讓怙勢
驕縱至隱盜賊不以聞哲首劾之其爲副使於臨清
也外夷來朝貢者私市鹽事覺哲請沒入之而返其
直人稱得柔遠體後爲江西巡撫病不能事事時逆

潘宸濠常以計去守臣不附已者哲自濠所宴飲歸而病或謂濠中以毒云

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公墓志銘

正德五年庚午江西盜起 朝廷選憲臣有風力者往治之僉以公舉乃自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改都察院奉 勅巡視于時江西大夫士來問弭盜術公曰在安民既至斥貪吏去苛政民之彊恃力富恃資刑特贖者束手屏氣不得逞盜聞皆有向化心大夫士又交嘆曰公來晚矣未幾疾作泣送不忍去云始公以御史按江西所至郵民隱作士氣表先賢祠

事與錢濬
成同

墓董鎮守怙勢凌侮縉紳至匪賊盜不以聞人莫敢何問公首劾其不法數事 上切責鎮守且以治盜事付公公嚴督有司遂擒盜魁賜勅獎諭時天旱種不入土公親錄繫囚釋其所當原者數百人翌日雨是歲有秋又善斷疑獄民有女奴自逃其仇指爲故殺訟於官獄既成公覆訊見其有寃色使人密訪女奴所在得之民家得不坐又有大家被盜因誣其所怨者賂鎮守欲置諸法公察其誣而出之鎮守怒衆亦以爲疑後真盜出始皆愧服以爲不可及民爲之謠曰江西有一哲六月飛霜雪天下有十哲太平無

休歇至今論巡按之賢者必以公爲首稱云十六年
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守備臨清舉持綱領不屑細瑣
民安之夷人入覲私市鹽罔利事覺公謂不治則法
廢治之則非所以柔遠人乃請沒鹽於官仍給原直
與之時逆瑾初橫中貴人有忤瑾斥南京者道次臨
清公置棺埋之入爲公危公不恤也正德三年改任
本司尋以撫按交薦可大用遷廣東按察使未幾進
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領操江事公言操軍危弱
異日有警不能支其後流賊弄兵江上果如公所慮
至是有江西之命再改巡撫其病實以憂勞所致疾

中猶日以江西事爲念踰年病且愈吏部奏將起用
而公不可作矣時年五十有七曩歲公初歸予言江
西都司有以賊革任者福建林公俊來巡視復用之
公不可林怒移文語侵公公不以介意且諭三司曰
林公先朝名臣處斷必不苟意者爲甲稟不詳所誤
且令再具事本末以請林公大悔悟卽罷其人弗用
因重愛公比歸賦詩贈別送之數程此予所親聞者
而狀不及則公之嘉言善行遺逸者多矣

先車
之相
成不
執已
見如
此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北山楊公墓志銘

宣府

王九思

公姓楊氏諱武字宗文陝西岐山人也岐山在北公
 愛之故自謂北山先世蓋弘農震之後唐末避兵岐
 下遂家焉曾祖文秀精星曆術勝國末識東南天子
 氣杖劍歸我 高祖以功授百戶後辭歸終於家祖
 貴博學能文章乃不第歲貢太學終太學生父禮隱
 者配孺人龐氏生子全企繼孺人羽氏生公公且免
 身母夢月墮其懷故公之生也神骨特異不幸父母
 早逝鞠於伯兄全而後恃以底成立者伯兄力也公

舉進士之明年丁巳出知淄川縣是時縣治久廢公下車鋤惡弭盜修繕城池疏理寃滯勸課耕織積教倉之粟振帷薄之風拓廟學之規崇鄉賢之祀興詩書之教賑貧乏之士蓋乏科者且百年乃相繼舉者數人彬彬與名邑敵矣公善用智以此聽訟輒得其情蓋有盜市人糶米者求之不得公攝其鄰居者數十人跪之於庭而漫理他事不問也忽厲聲曰吾得盜米者矣其一人色動良久復厲聲言之其人愈益色動公指之曰第幾行第幾人是盜米者其人遂服又盜田園瓜瓠者是夜大風雨根蔓俱盡公疑其讐家也乃令印取夜盜者足跡布灰於庭攝村中之丁壯者令履其上而曰合其跡者卽盜也其最後一人展轉有難色且氣促甚公執而訊之果讐家而盜者也瓜瓠宛然在焉又一行路者於路傍枕石睡熟囊中千錢爲人盜去公令舁其石於庭鞭之數十而許人縱觀不與禁乃潛使人於門外候之有窺覘不入者卽擒之果得一人盜錢者也聞鞭石事甚奇不能不來入則又不敢求其錢費十文爾餘以還枕石者此數事予皆聞諸淄川細民蓋典史陳瓚者黃巖老吏也嘗侮慢公公怒鞭之於庭瓚急誣奏公於是淄

川民十輩走闕下爲公訟寃嘗見予予故聞諸善政云公嘗出視淄河謂可溉田指示疏鑿處皆值故渠歲旱蝗飛蔽天公憂甚齋沐祭蝗蝗息徒行禱雨甚苦天降時雨竟以有年於是撫巡都御史御史前後薦而辛酉春考績於吏部其年冬起爲浙江道監察御史乙丑清理河南軍務及查盤軍器前後凡三年尺籍器物罔不精審而風裁凜然正德丁卯代歸劄卷京畿道明年戊辰出按順天諸郡縣時劉瑾用事事多牽制不可行公蕩然無所迴避雖不及於禍然猶罰米百餘石至於救任丘邊氏中傷之禍辨密雲

李順殺人之証卽劉瑾亦稱其爲直御史也已巳擢大理寺左寺丞受勅勘視大同邊務若屯田不均軍役耗損諸弊政釐正裁革彈劾不少避邊人誦焉明年庚午起拜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地方蓋所謂北門鎖鑰者公毅然當之而時論亦以爲非公不可冀將大有爲矣未幾瑾敗言者不問才能堪否輒以鄉人爲辭公由是罷歸其里舍乃於城外置墅構寶穡之堂以農爲務藝植花竹必成行列一器一物罔不精好性不喜酒而風致甚高往年戊寅嘗與德涵太史過予同遊南山紫閣諸峰信宿然後別去

嘉靖甲申予往壽德涵尋又歸女得再會公而已丑
冬會葬康生子寬幸復會然是時公已被疾數年矣
風致頓殊執予手不勝眷戀予亦戚戚不忍別嗚呼
孰意其竟不起也蓋壬辰十一月二十一日云距生
天順甲申四月十四日六十九歲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謝綬傳

大同

實錄

謝綬字朝章山東朝城縣人成化甲辰進士授任丘
知縣弘治初進南京四川道監察御史陞湖廣按察
司僉事守制改四川正德五年陞南京太僕寺少卿
六年陞大理寺少卿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
大同贊理軍務明年閏五月卒賜祭如例綬性剛介
其在任丘得民心有指揮奉巡按御史之命道任丘
不遜綬收鞫下獄旣而釋之其人懇於巡按巡按遣
兵隸來繫綬綬卽往任丘吏民危之相率隨行者以
千計綬止之吏民默踵其後以理直御史竟不能加

容其歷官之政多類此

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西樓謝公綬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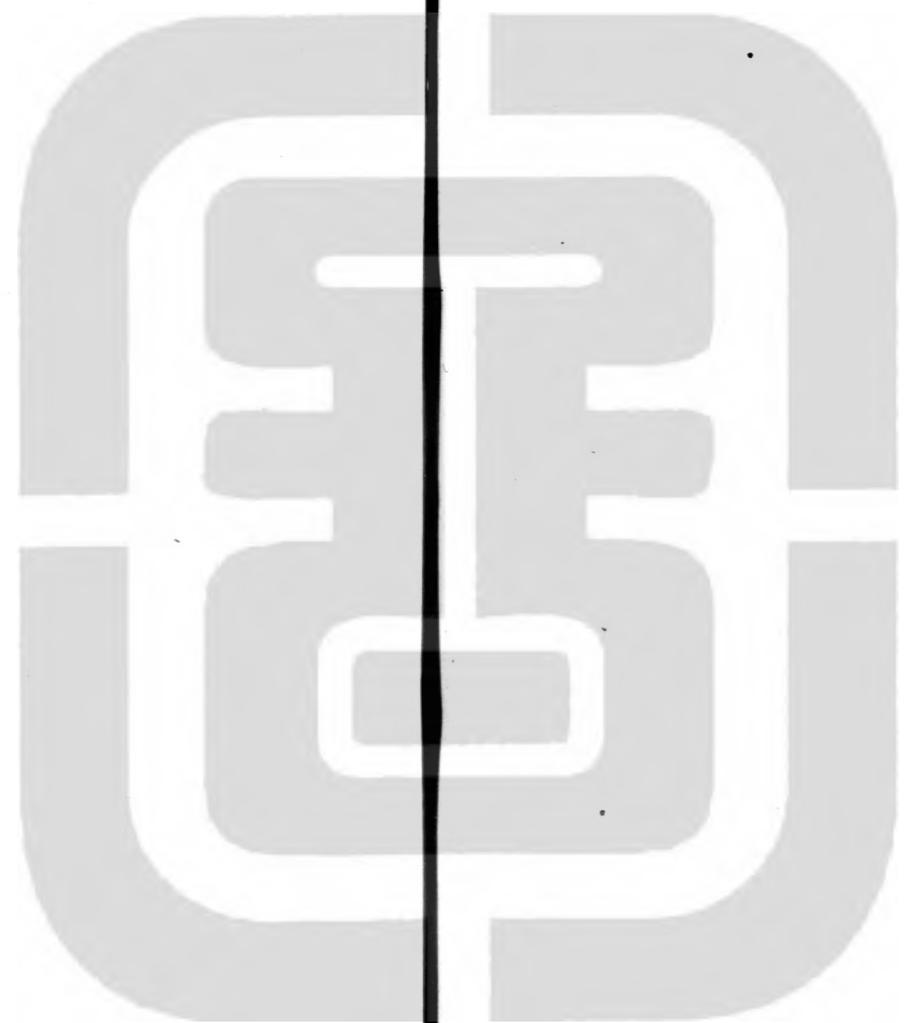
道碑

于慎行

謝公諱綬字朝章別號西樓先生其上世潞人國初徙家朝城爲邑望族大父郁舉明經仕阜城丞父珊贈如公官母某氏累封恭人贈公任俠好施嘗夢一老父謂曰若昔解裘衣我得免於凍昇而後顯於東土已而公降兒時器宇端凝不妄笑大語十歲能屬文學使畢公瑜異之成化丁酉舉山南小省試甲辰第進士授任丘知縣其治弛刑緩征修陂牛廢墜日夜問民

疾苦勸課農桑以暇品校諸生執經問難出其門者
鄺閔邊劉諸公皆至卿寺滿考上狀召拜南臺御史
內監蔣琮爲南京守備怙寵放恣至鑿雨花臺起第
公上疏劾琮 孝廟震怒立逮琮下吏庾死獄中已
改北道條陳時政六條亦見嘉納出按宣大大將李
翊股削軍士僭蹇不法前使莫問也公列翊罪狀劾
罷之一軍肅然改按兩浙值歲大饑民多死官織作
統綺費以鉅萬公奏請裁罷 上亦欣然從之其時
孝廟虛懷受諫公又以廉直見知故所言輒聽如
此晉湖廣按察副使比讞平允楚人德之正德初逆

瑾擅權朝士多納交者獨公無所問遺且與抗禮瑾
大恨公乃鉤浙中未決獄罰穀千斛調四川險遠地
公曰分當死國險何足避以單車二僕往幕吏或以
賊敗屬公訊狀吏夜進千金公固無意法之及見賄
入乃怒召其人伏庭下秉燭傳爰書旦日獄成吏人
股栗歲餘瑾誅晉南太僕少卿尋召爲大理少卿嘗
錄死罪千餘皆謂不寃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
大同其時虜酋也先旃廬百餘里葆聚塞下數入侵
盜公至鎮簡練軍實墾田殖穀威名流聞酋大驚服
部落遠徙不敢近塞公又設伏險阨虜騎零抄出入
輒要擊之多所殺傷璽書褒厲焉公之在邊日對將
吏商軍方略夜治文書按圖籍指畫山川險易及虜
中曲折皆如身履尤好撫卹士卒調給芻糧燕犒無
不周至竟以勞成疾卒於軍府訃聞詔守臣臨祭如
法後邑諸生薦其行履祀之學官



廣雅

卷之六

三

